

蔡倫

譚偉雄
著

出版說明

孔子周遊列國，創立儒家學說；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絲綢之路；書聖王羲之，留下了曲水流觴的佳話；李時珍廣集博採，躬親實踐，編撰醫藥學名著《本草綱目》；曹雪芹寫下了中國古代最負盛名的長篇小說《紅樓夢》……

這些傑出的歷史人物，有的是在中華民族文明進程中做出過突出貢獻、對後世產生過巨大影響的思想家、政治家，有的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傳播發揮過重大作用的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有的是為國家安定統一、民族融合團結和中外文化交流做出過傑出貢獻的軍事家、外交家……他們為中華民族的繁榮發展做出了偉大的貢獻，他們的行為事跡、風範品格為當世楷模，並垂範後世。

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先賢人物。他們的思想、品德、事跡，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晶；他們的

故事，是對中華民族的稟賦、特點和氣質最生動、最鮮活的闡釋；他們的名字，在五千年中華文明史上最為光彩奪目；他們為五千年中華文明史書寫了最為光輝燦爛的篇章。

為了解先賢，走近先賢，我們精心組織編寫了這套《中華先賢人物故事匯》叢書，以翔實可靠的史料為依據，細膩動人的故事為載體，真實地呈現中華先賢人物的事跡、品格和精神風貌，彰顯他們的貢獻和功績，激發人們對國家民族的熱愛，對中華文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崇敬。

開卷有益，期待這套叢書成為你的良師益友。

目 錄

導讀	I
城南觀井	1
掖庭當差	13
嶄露頭角	20
身不由己	30
匡弼得失	40
情寄自然	49
任尚方令	56
改良裝備	63
造紙有術	72
身居高位	80
監管修史	87
服毒自盡	94
蔡倫生平簡表	103

導讀

蔡倫 (61 或 63—121)，字敬仲，桂陽郡耒陽縣 (今湖南郴州) 人，出生於冶鐵世家。蔡倫從小勤思好學，尤其對冶煉、鑄造、種麻、養蠶等興趣濃厚。及至少年，蔡倫已經頗具才學。

永平十八年 (75)，蔡倫經鐵官推薦，進入皇宮當差。幾年後，蔡倫升為小黃門，奉竇皇后之命監管宋貴人之事。建初七年 (82)，蔡倫被竇皇后利用陷害宋貴人，讓漢章帝廢掉太子劉慶，改立她的養子劉肇為太子。在蔡倫受命主審宋貴人案期間，宋氏姐妹在獄中自殺。

永元元年 (89)，漢和帝即位，蔡倫升遷為中常侍，成了傳達詔令、掌理文書、參與朝政的高等宦官。因漢和帝年幼，竇皇后以皇太后身份臨朝攝

政。竇太后的哥哥竇憲及其兄弟擅威權，謀不軌，勢傾朝野。心性秉直的蔡倫與鄭眾為扶助漢和帝，乘竇憲出征班師回朝之機，收竇憲大將軍印，清除了專權的竇氏，鞏固了漢和帝的統治。

永元九年(97)，蔡倫兼任尚方令，其才學得以真正發揮。在他的帶動下，尚方製作坊大幅改進劍、弩等器械的製作工藝。元興元年(105)，蔡倫改良造紙術，試製出輕薄柔韌，取材又相對容易、來源廣泛、價格低廉的紙張，深受漢和帝推崇，這種紙張很快得以推廣，被後世稱為「蔡侯紙」。

同年，漢和帝在章德前殿駕崩。蔡倫和鄭鄉侯鄭眾協助鄧皇后扶幼子劉隆即皇帝位，鄧皇后為皇太后，臨朝攝政。至延平元年(106)，不到兩歲的殤帝劉隆駕崩。蔡倫和鄭眾又一起協助鄧太后立劉祐為帝，並及時阻止了一場由司空周章預謀的政變。永初四年(110)，鄧太后選拔謁者僕射劉珍、諫議大夫及五經博士聚集於東觀，校正各種典籍，派蔡倫監督此事。元初元年(114)，鄧太后念蔡倫

勞苦功高，封他為龍亭侯，食邑三百戶。後又讓他擔任長樂太僕一職。

建光元年（121），鄧太后卒，漢安帝親政。蔡倫因當初受竇太后利用，參與迫害漢安帝祖母宋貴人並致死和剝奪劉慶的皇位繼承權而被審訊查辦。漢安帝下令蔡倫到廷尉處認罪。蔡倫恥於受辱，沐浴後穿戴整齊，服毒而死。他的封地也隨之被廢除。

蔡倫一生中最精彩的時光，是在他任尚方令期間。經他改良的秘劍、弓弩等器物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尤其是造紙術的改良，使造紙術被列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為人類文化的傳播和世界文明的進步作出了傑出貢獻，千百年來倍受世人的尊崇，蔡倫因此被後世奉為造紙鼻祖、「紙神」。

城南觀井

桂陽郡耒陽縣城南有一口石砌的水井，長年清澈見底。因井水甘甜解渴，附近的百姓和過往的行人都喜歡到這裏來取水、飲水。水井離蔡倫家不遠，蔡倫每天上學必從這裏路過。

蔡倫出生於冶鐵世家。自從桂陽郡設置鐵官後，蔡家與鐵官來往甚密。鐵官主要負責管鐵的冶煉、鑄造、調運和貿易，桂陽郡的大鐵官叫吳學，是蔡家的常客。吳學發現蔡倫喜歡讀書舞劍，長得又乖巧可愛，因此對他甚是看重。每次來蔡家，吳學都會事先挑選一部書簡，贈予蔡倫。蔡倫從小就對冶煉、鑄造、種麻、養蠶、織布這些事情感興趣，常常醉心於觀察和研究。不過，他最感興趣的還是讀書，因為許多知識都來自前人的記述。尤其

是對吳學贈送的書簡，蔡倫總是愛不釋手。在鄉學期間，先生傳授的是《詩經》《書經》《禮記》《論語》《尚書》《易經》《春秋》等。通過吳學贈送的書簡，蔡倫又進一步擴大了眼界。與同齡人相比，他絕對算得上是博學多聞。

蔡倫在勤思苦學之餘，偶爾會和鄉學的同窗或獨自一人到井台邊玩耍。

有一回，蔡倫一動不動地伏在井沿上，兩眼直勾勾地盯着井裏。這一幕正好被騎馬路過的吳學看見。吳學見狀甚是奇怪，心想到到底是甚麼讓蔡倫如此着迷呢？為了弄清原委，吳學翻身下馬，悄然來到蔡倫的身後。

吳學發現，令蔡倫着迷的是井水中有一團灰白色的混沌之物，它伏在水井的底部，隨着井水細微的漾動，它也如棉絮般輕輕地搖曳。

蔡倫正看着水中之物發呆，如鏡的井面卻突然浮現出吳學的面容，蔡倫猛然起身回頭道：「原來是吳鐵官！」

「敬仲如此忘我，想必這井裏有甚麼稀罕之物？」吳學笑問。

蔡倫道：「吳鐵官有所不知。數月前，我曾親見有人不慎將一塊麻布巾子遺落井中，不曾想今日再見時，那巾子已成了現在這個樣子，也不知甚麼原因？」蔡倫邊說邊想起那天的情形。

那天天氣有點炎熱，蔡倫和一個小夥伴在井台邊的那棵柳樹下溫習課業。一位肩頭搭着一塊麻布巾子的中年挑夫走了過來。挑夫灰頭土臉，汗流浹背。他放下挑擔徑直來到井邊，先是像水牛一樣把頭伸到井裏，咕咚咕咚喝了一氣，然後順手取下肩頭那條髒兮兮的巾子。看這架勢，他是準備將巾子浸到井水裏洗淨用來擦臉。一旁的蔡倫對挑夫伏在井裏喝水已是十分反感，一想到這麼潔淨的井水將再次被他弄髒，不由得脫口阻止道：「這位大叔且慢！」挑夫聞言手上一鬆，巾子隨即落入井水之中。他見衝他說話的是一位學生模樣的少年，一時不明白少年為何阻止他，就在這一愣神的工夫，



蔡倫不由得脫口阻止道：「這位大叔且慢！」挑夫聞言手上一鬆，巾子隨即落入井中。

那巾子已向井底沉去。等他回過神來伸手去撈，已夠不着了，只好眼睜睜地看着它沉下去。

想到這裏，蔡倫用手指了指井中之物，一臉疑惑地對吳學說道：「那天沉下去的明明是一塊麻布巾子，現在怎麼變成這樣了呢？」

吳學搖了搖頭，也是一臉訝異。

蔡倫問道：「吳鐵官走南闖北，見多識廣，可知是何原因？」

吳學思忖良久回答道：「本官的確不知。不過……」

見吳學欲言又止，蔡倫以為他知道是怎麼回事，趕緊問道：「吳鐵官是否想起了甚麼？」

吳學一邊沉思一邊說：「我倒是想起一個地方。在皇宮尚方的製作坊裏，匯聚了全天下的能工巧匠，想必他們應該知道這其中變化的原因。」

蔡倫一下來了興趣，好奇地問道：「皇宮尚方的製作坊都製作甚麼呀？」

吳學答道：「簡帛、衣飾、香料、軍械及各種

日常所需之器物，凡宮中所用之物，製作坊都負責製作。」

蔡倫又問：「製作坊裏的人除了製作，還幹些甚麼？」

吳學說：「改良各種器物的工藝。」

聽吳鐵官這麼一說，蔡倫心想這些不正是自己夢寐以求想做的事情嗎？他頓時對皇宮尚方的製作坊心生嚮往。可轉念一想，皇宮高高在上，又離自己那麼遙遠，他一個普通人家的孩子，又如何能進入皇宮？那對於他而言，無異於天方夜譚。想到這裏，蔡倫眼裏剛剛撲閃的火苗又倏忽熄滅。

吳學見蔡倫突然緘默不語，便問道：「敬仲對製作坊如此感興趣，莫不是也想進宮？」

蔡倫苦笑道：「不過是想想而已。」

吳學問道：「若本官有辦法，敬仲可願進宮？」

蔡倫以為吳鐵官是跟他開玩笑，便隨口答道：「當然願意。」

吳學又道：「進宮若要付出一定的代價，敬仲

可還願意？」

蔡倫不解地問道：「吳鐵官所說的代價是甚麼呢？」

吳學說：「比方說傷及身體。」

蔡倫說：「莫說傷及身體，就算有性命之虞，蔡倫也願意試試。」

吳學見蔡倫回答得非常堅定，心裏有了主意。

蔡倫以為吳鐵官不過是跟他開個玩笑而已，因此並沒有將此事放在心上。等吳鐵官一走，他又伏身在井台邊，看了許久才起身離去。

回家的路上，蔡倫的心思還停留在那口井裏。井水如此清澈，井底的沙石皆粒粒可數，看似一目了然，卻仍有一團迷霧無從破解。這讓蔡倫明白了一個道理：凡事不能只看表象，這世上還有許多未解之謎就藏在這表象之中。

永平十八年（75），調運鑄鐵進東都的吳學無意中得知宮裏招人的消息，他立刻想到上次在井台邊和蔡倫的一番交談，他覺得蔡倫無論是才學和品

性都是最合適不過的人選。

機會難得，吳學剛回到桂陽郡就馬不停蹄跑到蔡家。當時蔡倫並不在家，吳學就先將宮裏招人的事告訴蔡倫的家人，並表明自己願意當蔡倫的引薦人。

蔡家世代煉鐵，做夢也不曾想過蔡倫能有機會進宮。若是蔡倫進宮後能夠有所作為，萬一得到皇帝的賞識，不僅可以興旺蔡家的門庭，還可以光宗耀祖。但有一道天大的難題擺在蔡家人的面前，那就是男子進宮前必須淨身。

蔡倫直到傍晚才回家，吳學也一直在蔡家等着。蔡倫在得知宮裏招人的消息和家人的顧慮時表現得異常冷靜，像是早已深思熟慮過一般，當即表示同意。

數日後，蔡倫跟着吳學來到了東都雒（luò）陽（今河南洛陽）。此前，蔡倫從吳學贈送的書簡中讀過班固寫的《東都賦》，賦云：「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逾，儉不能侈。外則

因原野以作苑，填流泉而為沼，發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百聞不如一見，蔡倫這一路果然是眼界大開。

進宮那天，面試蔡倫的是一位姓李的宦官，他見蔡倫面善，又長得一表人才，就多問了他幾句，沒想到蔡倫不僅才思敏捷，口齒也十分伶俐。李宦甚是滿意，當場就用朱筆在名冊上圈點了蔡倫的名字。

面試結束後，蔡倫跟着吳學回到旅舍。

吳學說：「敬仲，今日面試的李宦乃南陽郡人，與本官同鄉。他是小黃門鄭眾的親信，而鄭眾乃當今太子身邊的紅人，以後你就好好跟着李宦當差。有甚麼不明白的地方，他會教你。」

吳學見蔡倫點頭，像是突然想起甚麼，又道：「敬仲，你可聽聞過小黃門鄭眾？」

蔡倫搖了搖頭道：「吳鐵官所說的鄭眾未曾聽聞，蔡倫倒是聽聞過太中大夫鄭興之子鄭眾。鄭興乃當世大儒，其子鄭眾也以精通儒家經典聞名於

世。太子劉莊和山陽王劉荊曾讓陵鄉侯梁松帶着綢緞去拜訪鄭眾，想拉攏他做他們的賓客。誰料，被鄭眾當場拒絕。鄭眾對梁松說，太子不應私自結交外臣，藩王也不應私通賓客。梁松說，你怎敢忤逆太子和山陽王？鄭眾說，與其因忤逆獲罪被殺，不如堅守正道而死。鄭眾拒絕了梁松之請後不久，梁松因怨恨朝廷、懸掛匿名書進行誹謗而獲罪處死，與梁松有交往的眾多賓客都被指控有罪，唯獨鄭眾沒有被牽連。」

吳學道：「敬仲，此二人同姓同名，又同朝為官。你以後在宮中當差，當學鄭興之子鄭眾堅守正道，以免惹禍上身。小黃門鄭眾在東宮侍奉太子劉烜(dá)，一旦太子登基，鄭眾必將成為皇帝身邊的紅人，只怕你以後免不了要與他打交道。本官聽說鄭眾對皇室極為忠心，你若有機會與他結識，自然也能學到不少東西。」

此時蔡倫對於未來的設想並沒有像吳學考慮得那麼長遠，但他深知吳學的話完全是出於對自己

的關心。蔡倫當即毫不猶豫地回道：「請吳鐵官放心，您的話蔡倫自當銘記於心。」

吳學點點頭，然後將隨身佩戴的寶劍取下，對蔡倫道：「本官知道敬仲平時也喜歡劍術，此劍就贈予你留作紀念。」蔡倫趕緊雙手接過：「多謝吳鐵官。」吳學道：「因本官尚有公務在身，就此告辭。」蔡倫長揖一禮：「吳鐵官的恩情，蔡倫沒齒難忘。」

當天晚上，月色很好，但蔡倫久久不能入睡，他的腦海裏不時浮現自己經常俯身觀察的那口水井。此刻的他，即將面對的是另一口水井，這口水井幽暗不明又深邃莫測，年少的蔡倫心裏既充滿好奇，又有一種對未知命運的擔憂。

經過面試、淨身等一系列複雜又殘酷的過程，蔡倫終於進宮，做了寺人。這天，李宦拿了一套寺人專用的衣帽過來，對他說道：「把這一身行頭換上，跟我走吧。」

蔡倫穿戴好後，跟着李宦七拐八拐來到妃嬪

們居住的掖庭。李宦將蔡倫交給掖庭令，然後向他叮囑道：「從今天起，你就在這裏當差，可得機靈着點。」

蔡倫一聲不響地站立着，點了點頭。

掖庭令是個身材矮胖、滿臉橫肉的傢伙。待李宦一走，掖庭令就將宮中煩瑣的規矩一一告訴蔡倫，要他聽話照做，不可偷懶，並安排他和其他寺人住在一間小黑屋裏，這間小黑屋比起蔡倫淨身時進過的那間小黑屋也大不了多少。睡覺的地方是通鋪，蔡倫睡在寺人們之間，每到晚上在此起彼伏的鼾聲中難以入眠。有時好不容易睡着了，也會被自己的噩夢驚醒。

付出這麼大的代價進宮，本意是想進入皇宮尚方的製作坊，沒想到卻是來宮裏侍候妃嬪。儘管蔡倫心裏百般不情願，但事已至此，也只好順從命運的安排。

掖庭當差

每天天還未亮，掖庭的院子裏就會響起嫵嫵、婢女、寺人們忙亂的腳步聲，然後，水流聲、搗衣聲、刈草聲、器物的碰撞聲以及掖庭令的喝罵聲就會此起彼伏。在掖庭當差就是任妃嬪們役使，稍有不慎就會受到責罰。好在蔡倫從小就很勤快，宮裏的事務根本就難不倒他。

這天，一位妃嬪見庭中的湖水久未清理，湖面上漂浮着不少水草和雜物，便叫寺人們將湖面清理乾淨。因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工具，十來個寺人只好下到湖裏用手去打撈水草。忙了半天，水深的地方因為沒有船而無法進行。寺人們有的站在湖中水淺的地方試探着，誰也不敢再往前走；有的找來長竹竿，儘管費盡氣力，卻收效甚微；

有的乾脆傻站在那裏看着。此時，只有蔡倫站在岸邊觀察着，沒有下水，他見湖面並不很寬，就找來一根又粗又長的棕繩、幾片竹篾和一些細麻繩，然後在棕繩中間的位置用細麻繩和竹片編織了一個敞口的網兜。

寺人們並不知道蔡倫要幹甚麼，他們只看到大家都在忙着清理湖面，只有蔡倫沒有加入。其中一個寺人找到掖庭令，舉報蔡倫偷懶。掖庭令平時最恨手下人偷懶不幹活，便氣沖沖跑去找蔡倫，想好好教訓他一番。

蔡倫蹲在距離湖邊不遠的地方聚精會神地編着東西，當小黃門鄭眾陪太子劉烜出現在身後時，他也全然不覺。劉烜已有多日未來掖庭，這次特意出來走走，不知不覺就到了這裏。鄭眾遠遠就看見了蔡倫，當他和太子走到蔡倫跟前時，蔡倫連頭都沒有抬一下。鄭眾見一個寺人竟敢對太子的到來無動於衷，正要質問，結果被劉烜用眼神制止了。劉烜還從未見過任何一個寺人在做事情時如此專

注，感到甚是好奇，就想看看這個寺人到底在做甚麼。劉烜過了一會兒才看明白，便問鄭眾：「這個寺人叫甚麼名字？」鄭眾平時也很少到掖庭來，並不認識蔡倫，聽太子這麼一問，就大聲對蔡倫道：「大膽寺人，見到太子殿下也不知道行禮。」蔡倫這才抬起頭來，聽鄭眾說跟前站着的是太子，趕緊跪拜在地道：「寺人蔡倫給太子殿下請安。」

劉烜絲毫沒有怪罪的意思，他揮了揮袖口道：「你做的這個可是用來清理湖面的？」

蔡倫答道：「回太子殿下，正是。」

這時，掖庭令氣喘吁吁趕來了。他見太子也在，以為是蔡倫不僅偷懶不幹活，還衝撞了太子，心裏既忐忑又惱怒。到了太子跟前，掖庭令慌忙拜倒在地：「臣不知太子殿下駕到，有失遠迎，還望太子殿下恕罪。」然後轉過身指着蔡倫道：「大膽蔡倫，不僅私自偷懶，還敢衝撞太子殿下，該當何罪？！」

劉烜都不正眼看掖庭令一眼，說道：「衝撞本

太子的不是這個叫蔡倫的寺人，而是你這個掖庭令。沒看到本太子正在和他說話嗎？」

掖庭令聞言心裏一哆嗦，馬上磕頭如搗蒜：「請太子殿下恕罪，是臣誤會了，臣該死，臣知錯……」

一旁的鄭眾見太子只對蔡倫感興趣，便對掖庭令道：「掖庭令，既然你已經給太子殿下請安了，就快點退下吧。」

掖庭令聞言如釋重負，趕緊從地上爬起來說：「謝太子殿下，謝鄭宦，臣這就退下。」然後溜之大吉。

劉烜見蔡倫已經編完，便拿起網兜看了又看。蔡倫道：「請太子殿下到湖邊，讓寺人們試一下就知道效果了。」

到湖邊後，蔡倫讓兩個寺人分別拽住棕繩的一頭，沿着兩岸相向而行，棕繩中間的網兜則緊貼着水面，因棕繩的尺寸比湖面寬得多，網兜的位置可由對岸兩人隨時進行調節，湖面上的漂浮物便可



蔡倫讓兩個寺人分別拽住棕繩的一頭，沿着兩岸相向而行，湖面上的漂浮物便可盡數收入網兜中。

盡數收入其中。這樣一來，人不用下水也能將湖面清理乾淨。寺人們看得目瞪口呆，然後歡呼雀躍。

看到這種情景，劉烜也止不住連連點頭道：「如此甚好，原本十餘人幹的活，只需兩人就足夠，往後這物件還可反覆使用，甚好甚好。」

蔡倫讓兩個寺人一人拽住棕繩的一頭，沿着兩岸相向而行，湖面上的漂浮物盡數收入網兜中。

鄭眾也忍不住道：「太子所言甚是，沒想到這掖庭的寺人當中，竟然還有蔡倫這般肯花心思做事的，實在是難得。」

蔡倫聽了太子和鄭眾對自己的讚賞，臉都紅了，說道：「蒙太子和鄭宦誇獎。蔡倫從小就喜歡琢磨這些，今天不過是舉手之勞。」

說完，蔡倫忍不住多看了鄭宦幾眼，此人高高瘦瘦，雙目如炬，彷彿一眼就能洞悉人心。蔡倫心裏當時就想，此人莫不就是吳學曾向他提起的小黃門鄭眾？

果然，太子隨後說道：「鄭眾啊，以後多到這

掖庭中走走，若碰到甚麼有趣的事，不妨稟告本太子。今天有點累了，咱們先回東宮吧。」

鄭眾道：「臣這就送太子回東宮。」

蔡倫製作網兜清理湖面的事很快就傳遍掖庭。從此以後，無論遇到甚麼難事，宦官和婢女們首先想到的就是找蔡倫想辦法，蔡倫也很樂意幫助大家。

嶄露頭角

蔡倫在掖庭當差沒多久，漢明帝劉莊在東宮前殿駕崩。太子劉炆即位，史稱漢章帝，尊馬皇后為皇太后。

建初二年（77）十二月，漢章帝將竇氏和她的妹妹一同晉升為貴人。竇氏的祖父竇融是東漢的開國元勳，「雲台二十八將」之一。其父竇勳，其母為東海王劉疆的女兒沘（bǐ）陽公主。竇氏在未進宮之前，漢章帝對其文才美色就早有耳聞，再加上皇太后對她也頗具好感，因此她進宮之後備受漢章帝寵愛。

皇太后在雒陽城北宮附近的濯龍園中設有織室，並在園中種桑養蠶。有時，馬太后會前往察看。

這天，一個養蠶的婢女驚慌失措，差點和路過